第一章

欺诈攻心战

“兵者,诡道也。”

——《孙子·计篇》

“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为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造成一种结果，使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 卷第 28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肉馅行动,德军上当丢失西西里岛

《孙子·谋攻》中讲：指导战争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指挥西西里战役的英军将帅是否读过《孙子兵法》，无须去考证，但从他们夺取西西里岛时所展示的谋略不难看出，他们确实懂得孙子兵法。

西西里岛属意大利属地，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该岛为三角形，东西长 306 公里，南北宽 201 公里，全岛面积约为 25 万平方公里。岛上有环岛及斜贯铁路和纵横公路，交通方便。在军事家眼里，它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此，德国和意大利对该岛实施重点防守，他们动用了意大利 11 个师、德国 2 个师、作战飞机 1,400 余架，总兵力约 35 万人，主要配置在岛的中心地区及东岸平原地区，在那些不便于行动的海岸地区只部署了少量兵力。

面对德意军队如此严密的防守，美英要想突入西西里岛并非易事，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但美英又必须要拿下西西里岛，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斗智斗谋的心理战。美、英统帅部一面调兵遣将，以形成兵力上的优势；一面广泛进行欺骗伪装活动，以隐蔽其作战意图，最终导演出一个与伟大谋略相媲美的诡计——“肉馅”行动计划。

“肉馅”行动计划的始末是，1943 年 1 月，美、英首脑在卡萨布勃卡会议上作出决定：待北非战役一结束，立即集中陆海空军的优势兵力，向西西里岛发动一场进攻，企图扫除地中海交通线主要屏障，对意大利形成大兵压境之态势，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盟军的这一作战目标已经昭然若揭了，关键是如何夺取西西里的问题，美、英的指挥官们对此确实动了一番心思，最后他们认定只有一个办法可行，那就是利用希特勒可能作出的判断，即西西里是一个重要目标，因而盟军打算在南欧沿海其它方向大规模登陆。若是这样的话，盟军的下一步企图将会在这两个地方登陆：一是希腊，以便向巴尔

干推进；一是撒丁岛，以作为进攻法国南部的跳板。基于这种设想，一个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计划拉开了序幕。

1943 年 4 月 30 日，也就是美、英军进攻西西里岛的前两个月，在西班牙南部沿海城市韦尔瓦，海浪将一具尸体冲上沙滩，首先看到这具尸体的是当地的一位农民，他随即把情况报告了西班牙海军办事处。当海军人员查看尸体时，意外发现尸体上有一根链子牢牢系着一个公文包，经过辨认，这是一位落海而死的英国少校军官，年龄姓名不详。

原来，这具尸体就是英国情报机构一手策划的“肉馅”行动计划中的核心人物，他是在伦敦被扔到海里去的一具死于肺炎、肺中有积水的男尸。这样，如果解剖尸体，就会认为这是一位在海上溺死的人。为达到欺骗目的，英国的情报机构给死者的官衔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威廉·马丁，09560 号。”仅有这些还不够，他们又给马丁编造了私人信件。马丁有一张自己银行的透支单，又从劳埃德银行弄来一封措辞文雅的催款信及其它文件放在一起。他刚刚订婚，带着一张向邦德街的国际珠宝商菲利普斯赊购订婚戒指的帐单。为了证实马丁真的有个未婚妻，又特意安排一个女秘书写了两封情意绵绵的书信。

与此同时，英国的情报机构又伪造了马丁的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的信都仔细签署了年月日，一切准备就绪。尸体要在 1943 年 4 月 19 日启运出海,并应在 4 月 29 至 30 日丢到韦尔瓦附近的海面上。但是由于假马丁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又因英国人想叫德国人认为尸体已在海上漂流了 4—5 天（这是为了说明尸体腐烂的程度），所以从收据单和存根判断，他是在 4 月 24 日以后才离开伦敦的。

为了使这场骗局更具有真实感，马丁携带的文件表明：盟军的确在准备进攻西西里，但只是作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的掩护。其中重要的有蒙巴顿写给美国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的信，信中谈到两国联合作战问题，信上说，为了迷惑敌人，打算利用意大利的西西里

岛，来掩护对希腊的登陆作战。这封信和其它证实这一虚构故事的信件和文件都装进了马丁的公文包。

英国人自己也在想，这样做不是荒唐吗？为什么一个代理少校受托携带如此重要的信件，德国人能相信吗？这个疑问又由蒙巴顿勋爵给解决了。他在给地中海舰队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坎宁汉的一封信中写道：“马丁是应用登陆艇的专家，他起初总是沉默、腼腆，但他确实有两下子。他在迪埃普对事态的可能趋势比我们当中一些人预料得更为准确，而且对在苏格兰搞的新式大船和新式装备做试验时，他也一直表现很出色。恳请一但攻击结束，就立即把他还给我。”然后，蒙巴顿又暗示了一下那个假目标的撒丁岛，又在信尾写道：“他可以带些沙丁鱼来……”蒙巴顿说，“沙丁鱼在英国是配给的。”这一切都是假的，但每条线索都很逼真，谁也不会怀疑他是假的。

话说西班牙海军办事处查明尸体身份后，便将此事通知了英国驻韦尔瓦的领事，但由于西班牙当局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通知英国人的同时，也通报了德国在西班牙的间谍，行动迅速的德国间谍如获至宝，抢先一步，在英国领事认领尸体之前，已经将马丁少校身上的所有文件全部偷拍下来。不久，文件的影印件就被送往德国总部柏林鉴定去了。柏林当局接到驻西班牙谍报局的报告后，一面立即着手进行鉴定，一面请示谍报局提供更加详细的材料。

德国谍报局接到命令后，不敢懈怠，很快向柏林报告说：英国伦敦海军公证公司公布的 1943 年 4 月 29 日阵亡的将士名单中，有一名“皇家海军陆战队临时代理上校威廉·马丁”。此人的身份、职业、姓名与在西班牙发现的尸体完全一致，证明是一个人。接着，谍报局又向柏林报告说：“在西班牙的马丁少校尸体已按正式军礼安葬在韦尔瓦，并发现马丁在英国的未婚妻送来的一个花圈和一张悲痛欲绝的纪念明信片，以及英国副领事寄往马丁少校家里一些西班牙海军在马丁墓前鸣枪致敬的照片。为进一步证实，谍报局还把英国

副领事在马丁墓前设立的碑文内容作了报告，白色大理石上的碑文是“威廉·马丁，生于1907年3月29日，威尔士·加的夫约翰·格林德威尔·马丁和故安东尼亚·马丁之爱子为国捐躯，光荣甜蜜！愿君安息！”

“肉馅”行动计划很顺利，但要进一步鉴定这些情况的真伪，要由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长冯·罗恩纳男爵士上校来做。罗恩纳也对文件的真实性确信不疑，他几乎一字不差地按照信中所讲的假情报来理解那些文件的内容，盟军的主攻方向在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同时对西西里岛进行佯攻。对这些情报，并不是所有的德国军官都是这样看，有些人曾提出异议，担心盟军丢失了这些文件后，会不会改变计划，但德国的一些上层军官认为，盟军肯定会调兵攻打地中海东西两侧的目标，而不攻打西西里岛，至于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功劳应记在盟军的帐上。

决心下定后，德国统帅部神速地，简直就是按“肉馅”行动那些文件的概要作了部署。正当隆美尔元帅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时，盟军已集中主力于1943年7月9日夜在西西里岛登陆了，以假乱真的“肉馅”行动计划帮助盟军成功地攻占了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这对德军来说是意外，又不是意外。正如英军元帅丘吉尔所说：“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说过，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前提的，它主要是使被欺骗的人在理智上犯错误，从而导致对方看不到事物的真象。而盟军的“肉馅”计划恰恰是在这方面诱使敌人亦步亦趋，接连在理智上犯错误，最后毫无顾虑地进入了“马丁少校”的圈套。由此说明，美英联军在施计用诈方面是颇费苦心的。最核心的就是他们牢牢把握了对方的心理状态，迎合了德军决策者的心理需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冒名顶替,中尉扮元帅诱敌十万兵

1944年 6月 6 日清晨，法国北部诺曼底海岸。习习晨风轻拂着碧波荡漾的海面。三五成群的海鸥，一会儿低空飞翔，一会儿升入高空。蓝天和大海相映，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谁能想到，晴朗的天空下此刻却升起了一股战争的烟云。

凌晨，美英盟军一支巨大的登陆舰队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2000 多艘舰只，176，000 人和万余辆军车,向诺曼底岸滩拥来。“快来瞧!”一名德军士兵惊叫起来，“这里要登陆！这里有上万只战舰！”这名德军士兵的判断没有错，盟军首批登陆部队确实要在诺曼底地区上陆。

遗憾的是，对于盟军的这一行动，德国的指挥官们并未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也没有想到登陆的主要方向选在诺曼底，以为很可能在其它的方向。之所以能迷惑他们，应归功于盟军的指挥官们。

早在制定诺曼底登陆作战计划时，盟军的将领们就想出一些招法，编造出许多假情况来迷惑德国人。最使德国人信以为真的要算是一位小兵扮演的蒙哥马利元帅了。

为达成这次战役的突然性，英军精心策划了一场冒名顶替的骗局，让一名中尉顶替蒙哥马利元帅，其目的是让敌人知道，此时英勇善战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不在此地，而是到其它地方视察去了。这样，即可给德军造成英军指挥官不在前线的印象，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指挥诺曼底登陆战役了。

顶替蒙哥马利元帅的是杰姆士中尉，此人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来以假乱真。首先，他的身材和长相酷似蒙哥马利，连英国人也难以区分。有一次杰姆士中尉的照片刊登在伦敦《新闻纪事报》上，说明词上还特别注明：你们错了，他不是蒙哥马利元帅，而是杰姆士

中尉。其次，杰姆士中尉曾经是一位职业演员，在舞台上扮演过各种角色，具有较深的艺术造诣。当英军情报部门赋予他任务时，他深信自己能够完成这次“元帅”之行。

为了使杰姆士本人更出色地完成任务，不致于露出破绽，英国情报部门在极为保密的条件下，为杰姆士“元帅”之行做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他们收集到有关蒙哥马利元帅的所有情况，对杰姆士中尉进行了专门培训，使他很快就掌握了元帅的生活习惯，连蒙哥马利元帅的一些生活细节也了如指掌。为了无懈可击，他们又专门安排杰姆士中尉到蒙哥马利处当了几天的工作人员，这使他有幸亲眼目睹到了元帅的一举一动，连说话的声音和手势都酷似蒙哥马利。在他即将去执行任务之前，蒙哥马利元帅把他叫到身边说：“你的工作事关重大，有信心完成此项任务吗？”最后，元帅鼓励道：“一切都会顺利的，别发愁！”听到这些话，杰姆士中尉既高兴又激动，他满有把握地向元帅保证：“要尽力完成此次任务。”说完，他向元帅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准备工作在分头进行，英国情报机关为使此次行动更加形象逼真，于是悄悄地放风：蒙哥马利元帅不久将要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完成一项重要使命，到那里的主要任务是组编英美联军，准备向法国南部的海岸登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德军的统帅机关，德军的指挥官们对这一消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深知，即使蒙哥马利真的出去，这样重要的军事机密也不会轻易泄露出去。他们在等待和观望，并专门派出一支情报小分队去探听虚实。

1944 年 5 月 14 日，杰姆士中尉终于接到上级命令：明天晚上 6 时 30 分，你以蒙哥马利元帅的身份乘车前往机场。于是一场戏剧般的帷幕终于拉开了。第二天，杰姆士穿上全套将军上将军服，戴上那带有明显标志的黑色贝雷帽，帽上佩戴有装甲军团的军徽。因为蒙哥马利曾指挥自己的装甲部队战败了德国的隆美尔。为此，元帅对装甲军团的军徽非常感兴趣，可以说这种帽子已成为他的标志。一切准备就绪，杰姆士中尉走出作战部的大楼，只见身后随从有两名

助手，俨然是一付元帅外出视察的气派。只见楼下停放着豪华的军车，其中那辆挂着三角旗的就是蒙哥马利的专车，周围有很多欢送车辆。杰姆士不慌不忙地走近那辆“蒙迪”牌轿车。顿时，人们发出一阵欢呼，都争先恐后地与“蒙哥马利”元帅握手。后来，扮演蒙哥马利的杰姆士中尉说：“那场面真是壮观极了，以致于我自己都认为真的成为元帅了。我一直向大家微笑和敬礼，直到我的面部肌肉都有点僵硬，我的手臂都酸痛了。”

次日晨，专机直飞直布罗陀，第二场戏的幕帘拉开了。对此，我们用扮演元帅的杰姆士自己的话来看他下面的表演：“在直布罗陀机场上，站着两群官员和一部汽车。在机场的人群中间还掺杂着一些西班牙工人。他们中的某些人就是知名的敌方特务。我听见海伍德准将对我说：‘要尽可能让看到你的人越多越好。’飞机的舱门慢慢打开了，我在机舱口站了一会儿，在肃静中我进行了蒙迪式的敬礼，然后轻快地走下了舷梯。

“在机场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我驱车经过直布罗陀城的大街，在大街上站着许多的西班牙居民，正在等候着看我，当到达政府大厦时，那里伫立着许多欢迎的人们。仪仗队举枪致敬后，直布罗陀总督蒙哥马利的老朋友罗夫·伊斯伍德将军，微笑着伸出手说：‘喂，蒙迪,再次见到你真高兴!’

“在动身来这里之前，关于这次会见事先已经简单谈过，而且我也知道蒙迪是用小名来称呼罗夫爵士的，因此，我用蒙迪那种快活的声调问他：‘罗斯蒂，你好吗？你看来长得挺健壮。’于是我挎起他的胳膊并排走着。

“罗夫把我带进他的书房，向走廊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小心地把门关上，这时他一句话也不说地盯着我，接着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并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我脑子总是转不过来。你就是蒙迪！有那么几分钟我还以为他改变了计划,决定不来了呢!’

“我被带到自己的房间，并且让我一个人在那里单独早餐。碰巧我向上望的时候，我注意到在临近一幢房子屋顶上有个人影晃动一

下。有一个工人蹲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象来复枪的东西对准了我。我一时感到很不妙，但是我再走近点瞧瞧，发现这种害怕太过份了，他不是拿来复枪瞄准我，而是用一个望远镜在对我进行窥视。

“罗夫又解释了下一步的行动，他说：‘几分钟之后，你和我要到房子后边花园里散步。有两名西班牙金融家，他们是我的相识，但我不愿意把他们说成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要到我这里来观赏几条古老的摩洛哥地毯。可以说完全出于巧合，他们在进入花园朝里走时会遇到你。’他看了看手表，就领着我朝花园里走去。

“当我们在花坛之间慢慢溜达的时候，迎面碰到一群工人正在脚手架上修理墙壁。其中一个工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但当我也朝他看的时候，他立刻把目光移开，继续干手中的活。我认出这个人就是早先用望远镜看我的那个人。

“我们仍然若无其事地散着步，直到花园的铁门‘喀嚓’一声被打开，有两个人在中间那条路上向着我们走来。当他们向我们走近的时候,罗夫向我耳语一声:‘詹姆斯,别紧张,你的头就这么抬着。’

“我假装没有看到这两个陌生人，开始向罗夫谈起英国战时内阁以及‘303计划’。这位直布罗陀总督对我的手臂碰触了一下，好像要我装作注意有人来了，我突然煞住了话头，对他们的走近表示惊讶。罗夫友好地向他们问好，而这两个人按西班牙方式向我们屈了屈身子，罗夫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两个人直挺挺地站着用那种敬畏的目光看着我。我保持着礼貌但十分矜持，并且说话时用蒙哥马利那种典型的样子把手放在背后。

“其中一个西班牙人，用蛇似的眼睛紧盯着我，而另一个则假装很感兴趣地听着罗夫爵士的谈话，但我注意到他有时候偷偷地用眼睛扫射我身材的每个部位，当我认为他们已经看我看够了的时候，我就显出轻松的姿态说：‘好啊！我希望天气一直这样好，摆在我面前还有很多飞行任务呢。’接着我就准备掉转身子。他们向我告辞，罗夫马上就把他们招呼到院子里去了。整个会面的时间是很短暂的，然而就在那短短的瞬间，这两个间谍的命运，以及我们成千上万的士

兵的命运，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后来我才听说，这两个西班牙人是希特勒最有才能间谍中的两名，他们经过盖世太保的特别训练。由于 M15 细心安排的谣言广泛流传，他们在柏林弄到假证件、假姓名，又匆匆忙忙进入西班牙社会，然后在直布罗陀住了下来，明显的目的就是要侦察我，同时他们还安插了两名助手。这四个间谍都要分别把他们观察到的种种细节报告送上去。

“西班牙人干活可真是够快的，在他们离开政府大厦后两个小时，希特勒在马德里的代表已经得到报告：‘蒙哥马利将军已经抵达直布罗陀，将乘飞机前往非洲。’柏林立即收到了一份紧急呼吁：‘请不惜一切代价查明 303 计划内容，目前有无任何情报？十万火急。’接着德国反间谍部门命令下属集团用一切力量摸清这一问题。

“我离开直布罗陀的情况同我到达的时候差不多是一样的。士兵们持枪挺立，刺刀闪闪发光。‘烈火式’飞机在机场上空摇摆着机翼向我致敬。当这一切礼仪过去之后，我挽着罗夫爵士的胳膊在机场的食品小卖部里来回地走着，因为这里显然混有盖世太保的特务。就在这个小卖部里敞开着的窗口，我假装同罗夫一本正经地并且急切地谈论起军事问题来。我对他说：‘罗斯蒂，关于这些海港的防御，我已经告诉了首相，这 C4 是绝对安全的。不过我要海军结束任务，这样就能毫不延迟地运装甲车。’然后，我用手指着海湾说：‘如果我们能够下海岬右边正中地段附近，工程师们就能改变适应 303 计划。’我沿着这个话题继续唠叨下去，其实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无聊的废话。

“我从直布罗陀起飞后，第一站到阿尔及尔，在那里早已散布了有关我的谣言，就是说蒙迪到这里来负有一项重要使命，也许就是组织一支在法国南部登陆的英美联军。在机场上我受到了海特兰·威尔逊将军指挥部官员们的欢迎。欢迎之后，我进行通常的视察工作，在四周聚拢着一大群说各种语言的观众。这些观众都是因为我们故意透露出去关于蒙迪‘绝密方向’的消息吸引来的，他们都想

一睹蒙哥马利的风采。

“在这些群众中有两名意大利人，他们表面上同情盟国，但是有人知道他们是盖世太保雇佣的人物。还有他们的顶头上司——一位神秘的法国少校。这个法国少校是在一星期前作为法国情报机关的成员来到阿尔及尔的。但是根据我们的情报人员了解，这个人是敌人的一名王牌间谍，一到阿尔及尔就想见到蒙哥马利，如果后者碰巧来到阿尔及尔访问的话，现在这样安排显然是为了满足他的愿望。

“一位美国上校陪同我从机场驱车来到阿尔及尔。当我走进汽车时，那位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女司机，穿着一身裁剪出色的美国陆军妇女制服，向我敬了一个礼并且立即要我签名留念。由于预料到在同那些爱好签名的美国人接触中会碰到这种紧张情况，来斯脱上校给我准备了好些有蒙迪亲笔签好名的照片。我板着脸（因为蒙哥马利在战场上对妇女抱有反感是大家所熟悉的事实），把一张照片给了这位妇女队员，并且冷淡地说：‘我想这一张大概可以了吧。’

“以后的几天，日子好像是在重演一场场梦境中度过的：飞机着陆，官员宴会，仪仗队，有关高级战略的虚假谈话，大群围观的人群，无数敌人的间谍也混在其间，街上站着一行行欢呼的士兵……

“然后，我总是要和敌人的间谍狭路相逢。我记得海伍德准将曾经带来一个间谍。海伍德向我说：‘请原谅，首长，萨尔瓦多的 X 教授认为，如果允许他向你致敬的话，他将感到无上光荣。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当然是挺有名的。另外他也是一名忠诚的意大利人。’他一边喃喃地说着这些话，一边看着我半信半疑的表情。有好一会儿我真不理解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同一位考古学家谈话。但我知道海伍德准将在 M15 里面工作了很多年，他是特地被选来担任那种棘手工作的，而且从来不做没有充分理由的事情。因此，我就同这位教授说了几句话，当他后来向我鞠躬转身走开，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时，我同海伍德就大声讨论起秘密的军事计划。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进入角色如此彻底，以致于我实际上变成了蒙哥马利将军。甚至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也在扮演着这个角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重返阿尔及尔时，心里清楚：我完成了这个任务，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纰漏，就我所知，还没人怀疑我不是蒙哥马利。

“现在离欧战登陆日只有几天时间了，我的工作已结束，我带着得意洋洋的荣耀感最后前往威尔逊将军的指挥部，换上了我那中尉的制服，静悄悄地从后门被偷运出去。这时，我同蒙哥马利将军酷似的相貌已给我带来了不安，因为在登陆战真正发生之前，始终存在着我的秘密被泄露出去的危险，因此，我被偷偷地送上了一架飞机，飞往开罗，那是靠得最近的一个大城市，我住在那里隐藏着，一直等到欧洲登陆战开始以后。

“好长一段时间，我总怀疑我的一切努力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大家才告诉我，我扮演的这个骗局给敌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使德国隆美尔元帅的机械化部队被调开了，这对我们在欧洲登陆的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后来，我还听说这趟使命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当蒙迪企图去中东旅行的消息头一次传到柏林时，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下令要把我的座机在中途炸落。如果不能把飞机击落，那就要在西班牙或非洲某个地方把蒙哥马利暗杀掉。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刻，德国人决定要弄清楚我是否是真的蒙哥马利。当他们对这一点获得满意答复后，希特勒出面干预拯救了我的生命。希特勒下令必须等到弄清蒙哥马利究竟计划在欧洲哪个地方登陆以后，才能下手暗杀蒙迪。但是直到 6 月 6 日黎明，他们一直也没有弄清楚。”

“小兵扮元帅，诱敌十万兵”，盟军的欺骗行动之所以大获成功，主要是准确地把握了德军统帅部当时的定势心理和痼癖思维。德军统帅部认为，按照正常规律，盟军肯定要在加莱地区登陆，因为那里地形十分有利，又距敌人最近。而组织这次登陆作战的肯定是英国的蒙哥马利。盟军正是按照德军的这一思维逻辑，巧妙地实施冒名顶替行动，这样，完全顺应了敌人的主观想象，使敌人沿着错误的心理轨迹走下去，最终导致重大失误。

震慑有术,朱可夫探照灯大破敌阵

《孙子兵法·势篇》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意思是说，凡是作战，应凭规律办事，用奇谋取胜。所以会用奇谋的人，他的出人意料的计谋能像天地一样不可穷尽，能像江河一样滔滔不绝。朱可夫在指挥柏林战役中，别出心裁地使用了探照灯，给敌人造成了强大的震撼力和心理压力，正是《孙子兵法》中这段名言的体现。

1945年，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疯狂一时的德国法西斯在盟军的一系列打击下，遭受了重大损失，主力部队大部被歼，只剩下部分残兵败将了。消灭法西斯的胜利指日可待。

苏军攻击柏林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是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总兵力在 250 万人以上，他们拥有 4 万 1 千余门大炮，6 千余辆坦克，7 千余架飞机，战役目的是粉碎退缩在柏林附近的全部德军，攻占希特勒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柏林。

希特勒知道柏林战役将最终决定德国及其本人的命运。从 1945 年 2 月份开始，他下令当地居民、战俘和被强制到德国服劳役的外国工人，在奥得河一线和柏林周围构筑防御工事。

德军在柏林以东建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北起沃林湖东岸，沿奥得河延伸到尼斯河一线；从此往西 10 公里为第二道防线；再往西 20 公里为第三道防线。三道防线主要是利用湖泊、河川、森林郊区构成。当时，希特勒搜集到柏林附近的兵力近 100 万人，在市区内还组成了 20 余万人的守备队，装备有 1 万余门大炮，1 千余辆坦克，3 千余架飞机。从实力比较，德军显然不如苏军。

希特勒把这次作战的希望寄托在奥得河——尼斯河西岸一线。假如苏军突破了这道防线，则只能死守柏林城了。他要求德国士兵和柏林市民“死守柏林直到最后一人”，其目的是把战争拖延下去，等待英美军队到达柏林地区，或将柏林交给美国军队，或一旦美英军队与苏军冲突起来，他便从中渔利。

这仅仅只是希望而已。

1945 年 4 月，朱可夫元帅亲自指挥的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到达奥得河附近，准备与德军决一雌雄。

战前几天，朱可夫再次召集指挥员们进行战役前准备，拟定了详细的作战预案。决定对纵深两英里的地域进行两个半小时火炮弹幕射击，为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突击打下基础。工兵部队则要在布雷区扫清道路，并在河上架起桥梁。同时也摸索出各种奇谋妙策，其中就有朱可夫提议的使用探照灯这一奇思妙想。

朱可夫本来刚从莫斯科返回，为了更有把握取得胜利，斯大林又把他召回莫斯科参加国防委员会，商讨最后一仗的策略。

散会后，斯大林把朱可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要和这位元帅单独交谈一次。斯大林一手指点地图，一手握着装满烟丝的烟斗说：“这是一场恶战。”

朱可夫明白这位大元帅的意思，他习惯地点了点头，脸上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的确是一场恶战，从德军的兵力部署上即可说明。况且，西线盟军的司令蒙哥马利踌躇满志，决心尽快地拿下柏林，建立二战以来最显赫的功绩，推迟了，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在德国国会大厦上竖起胜利的旗帜，这对一个军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更何况象朱可夫和蒙哥马利这样的军队统帅呢？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总攻时间定于 1945 年 4 月 16 日。

临战前，朱可夫又召集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主要是确定消灭敌人的巧计。朱可夫倾听了部下的发言后陈述道：“我现在把具体的想法谈一下，突击最好在黎明前 2 小时进行，因为守敌夜间容易发

生混乱和恐慌。突击时，按照我设想的方案，利用 140 部探照灯照射德国人的阵地，以便从生理和心理上震慑敌人，使敌视觉上造成不利影响。”

“用探照灯作战，实属新奇，能有效果吗？”一些士兵私下议论。

一切按计划准备，不得延误，指挥部下达了最后指示。

奥得河附近的苏联军队已选准了主要突击方向，火炮已进入了阵地，100 余部探照灯全部安装完毕。

一场恶战即将来临，这是一场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决战。隔岸对峙的两支军队，谁都感到情势的严重。他们仿佛屏住了呼吸，空气也象凝固了似的。

只有奥得河，奔流不息地从南到北流着，一直流入奥得港，进入波罗的海。那流淌不息的河水不知河两岸的人那样忙碌，不知那么多的坦克和大炮聚集在这个地方，还有那一架架探照灯。人们究竟要干什么？纳粹部队怎么也不会想到朱可夫会利用探照灯作战。

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

朱可夫来到前沿观察所，看了看表，离总攻的时间还差 30 分钟。30 分钟是极为短暂的，但对军事统帅们来说感到难耐。有人提议先喝杯热茶，朱可夫挥了挥手。

4 时 57 分，朱可夫走出地下指挥部，向黎明前的德军阵地望去，那里正被大雾笼罩着。夜，静得出奇，好象在这里永远不会发生战争。

5 时，朱可夫发出命令：“开始，同志们，现在开始！”

顿时，三颗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这是开始炮火弹幕射击的信号。炮声轰鸣，大地震动，所有的村庄顷刻被毁，森林到处火光冲天。高密度的猛烈爆炸引起一阵阵热风在空中激荡，把灰烬和碎片吹遍原野。

在震耳欲聋的弹幕射击仍在继续轰鸣的时候，朱可夫的部队发动了地面攻击。不一会儿，火炮向后延伸，德军士兵从中判断出苏军已接近，一个个从掩体里爬了出来，奔向各自的炮位和射击点。

此时,苏军那间距为 200 米的 140 部探照灯一下子都打开了，总共 1000 多亿瓦的电光把德军阵地照得透明雪亮，光度太强了，直照得德军官兵头眩眼花。许多士兵误以为出现了一种新式武器而惊恐不已。

德军根本没想到苏军会来这一招，阵地上顿时乱成一团。由于照明效果极佳，德军的目标看得清清楚楚，就象活靶子一样被苏军击中一位德军指挥官发出了反击的命令，但在那强烈的逆光中，怎么也看不见对方的目标。德军士兵们用手遮住眼睛，想看个究竟，却被苏军战士一个个点射，打得他们应声倒下。

苏联的坦克兵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冲击，这是一支不可阻挡的军队。

纳粹的防线被撕开了口子。

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映照着奥得河时，朱可夫的部队已向第二线德军冲击。此时的朱可夫，满脸露出喜悦，庆幸自己的探照灯战术获得了成功。

战后，德军事家们这样说：“朱可夫的探照灯，的确起到了震慑我们守军的作用。”

蒙混过关,罗金施巧计夺取顿河桥

战争实践告诉我们，人眼的直观性和局限性，往往使人们容易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视觉之误再加上经验和习惯思维，常常给欺骗带来机遇，把人的判断引向迷宫。为此，军事家们都千方百计地使用诡诈之术欺骗迷惑对方。

1942年深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持多日，德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当时，法西斯军队是620万人，拥有50000余门大炮，5000余辆坦克和强击大炮，3000余架作战飞机。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德军共有80个师，约100万人，坦克600余辆，飞机1200余架。苏军在这个方向上共3个方面军，计110万人，15，000门火炮，1400辆坦克，1300架作战飞机。可见，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兵力兵器的对比，苏军已占优势。况且，苏军刚刚装备上崭新的T—34坦克，1250余门“卡秋莎”火箭炮。这些火箭炮非常厉害，一次就可以同时发射10000发炮弹，苏军士气空前高涨。

鉴于这种形势，苏军最高统帅部早在9月中旬就制定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计划。到11月13日,反攻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至此，希特勒还在做梦呢！他估计，斯大林格勒地区后备力量空虚，在冬季可能对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进行反攻。他从法国、德国以及列宁格勒地区抽掉12个师去加强苏中部战线。

这是希特勒的一着败棋，他为苏军的大举反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反击的第一个目标是德国的第6军团。要歼该敌，就必须夺取位于卡拉赫附近的顿河上那座唯一畅通的桥梁。当时，德国军队虽占领了顿河附近的大片领土，但能进行大规模运输的渡口不多，对于德国第6军团来说，它的运输通道就是这座顿河桥了。为此，双方为争夺桥梁展开了一场斗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